

Lawn Boy

草坪男孩

丛书主编

朱自强

[美] 克劳迪娅·纳尔逊

[美] 盖瑞·保尔森 Gary Paulsen / 著

何卫青 / 译



明天出版社

美国当代金质童书

草坪男孩

丛书主编

朱自强

[美] 克劳迪娅·纳尔逊

副主编

罗贻荣

[美] 盖瑞·保尔森 Gary Paulsen / 著
何卫青 / 译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草坪男孩 / [美] 保尔森著; 何卫青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3.5
(美国当代金质童书 / 朱自强, [美] 纳尔逊主编)
ISBN 978-7-5332-7375-0

I. ①草… II. ①保… ②何…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2032号

美国当代金质童书

草坪男孩

[美] 盖瑞·保尔森 著
何卫青 译

出 版 人 胡 鹏
责任编辑 孟丽丽
美术编辑 武岩群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50×200毫米 32开
印 张 4.25
印 数 1-10000
I S B N 978-7-5332-7375-0
定 价 15.00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2-174号

Lawn Boy

Copyright ©2007 by Gary Paulsen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Flanner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3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31-82098710

序

《美国当代金质童书》是中美两国儿童文学专家非常用心地遴选后，合作编成的一套丛书。

关于编选这套丛书的缘起，不能不从近十多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的情况谈起。2006年以来，我在多篇文章中，指出、论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正在出现的这样几个“分化”趋势：幻想小说从童话中分化出来，图画书从一般幼儿文学中分化出来，儿童文学分化出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通俗（大众）儿童文学从作为整体的儿童文学中分化出来。其中，通俗（大众）儿童文学的分化是新世纪里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最有意味、最为复杂和最大的变化。通俗（大众）儿童文学创作的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化的一个结果，其出现的标志是开始涌现出一批畅销书和超级畅销书。

作为儿童文学批评家，我十分关心、关注儿童文学畅销书的质量。我在《文化创意产业形态研究》一文中指出：“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商品是‘文化’，消费者消费的也是‘文化’。文化创意产业的效用应该从人文精神和市场经济规律这两个向度来衡量，评估文化创意产业应该建立双重尺度。”如果引入人文价值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某些畅销童书，我不能不对其文学性（含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的低质化感到失望。

为了给处于发展路途上的中国通俗儿童文学创作建立一个参照的坐标系，我曾经主持并参与了日本通俗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

《活宝三人组》的译介工作。现在，我与美国儿童文学学会会长纳尔逊教授合编《美国当代金质童书》，我本人的用意之一，也是想把美国的深受儿童读者喜爱的优质畅销童书展示给中国读者，特别是为想打造优质畅销童书的创作者和出版者，提供一种经验去借鉴。

这套丛书的编选原则是，所选作品均为美国当代有影响、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作品既要有趣，也要有益，既要有可读性，又要有文学性。具体操作是，由美方主编、美国儿童文学学会会长克劳迪娅·纳尔逊（Claudia Nelson）教授按照上述编选原则，选出拟收入的作品，之后由我（中方主编）在罗贻荣教授（副主编）的协助下，安排译者进行翻译，然后同样依据上述编选原则，在审读译作之后，确定出版书目。

丛书第一批收入的五位作家，都是美国的一些儿童文学大奖的获得者。洛伊丝·劳里、盖尔·卡森·列文、盖瑞·保尔森是“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得主，玛格丽特·彼得森·哈迪科丝的作品曾获“美国文学学会最佳儿童文学奖”，莎拉·潘尼培克的作品也曾获得“《儿童》杂志年度最佳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我读这五部作品，深感作家们都紧紧地抓住儿童文学的艺术精髓——故事不放。这些作品的故事都拥有小说家王安忆所说的“逻辑性情节”：“它是来自后天制作的，带有人工的痕迹，它可能也使用经验，但它必是将经验加以严格的整理，使它具有着一种逻辑的推理性，可把一个很小的因，推至一个很大的果。”这种“逻辑性情节”具有一以贯之的特性，而不是把一些没有因果关系材料凑到一起。这样的故事往往能够表现一种深邃的或者有分量的思想，更能够显示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意性。在营造故事方面，五位作家都表现出了不俗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创意性。我

认为，这是最值得我们的一些畅销书作家学习和借鉴的。

我读儿童小说，往往特别关注作家写人物对话的能力。如果一部儿童小说的对话很少，我就会怀疑作家的艺术功力。这五部小说无一不重视人物对话，五位作家都是写对话的高手。这些精彩的对话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呈现出人物的性格、心理和情感，并且营造出文学的现场感，将作品变成真正细腻的东西，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相反，如果少写甚至不写对话，故事的开展，人物的性格、心理、情感都是由叙述语言交代出来的，读者就会失去文学阅读的临场感，作品也会变得直白、乏味。

对于儿童文学来说，故事和对话，实在是检验作家艺术水准的试金石。在这两个方面，《美国当代金质童书》的这五部作品，堪称是一流的典范。

事实上，《美国当代金质童书》这一选题是中国和美国的儿童文学专家深入交流、细致讨论的成果。这套丛书的产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故事。

2011年4月间，我应邀赴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其间，我为德克萨斯A&M大学的师生作了题为《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中的美国影响》的学术报告，并且在该校由纳尔逊教授领导的“Glasscock研究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团队“Critical Children Studies”课题组的会议上，作了《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的主题报告。访问期间，有一天中午，在学校宴请之后，我和德克萨斯A&M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罗貽荣教授与纳尔逊教授留下来，坐在酒店门前的茶座处，探讨两校如何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展开深入合作事宜。当时，我并不确定纳尔逊教授会对我们希望合作的意愿回应到什么程度。结果令人惊喜。纳尔逊教授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善解人意，一直在尽可能地支

持我们的想法。经过详细商讨，最终形成了我与纳尔逊教授合编一套美国当代儿童文学丛书、我和罗貽荣教授所任职的中国海洋大学与德克萨斯A&M大学联合主办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这两项具体计划。

2012年6月2日至3日，“首届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在位于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成功举办。参加此届论坛的均为中美两国儿童文学学术界知名的学者，其中美方有四位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前任和现任会长，两位“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学术论文奖”获得者，一位著名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中方的知名学者中则囊括了全国的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高校中的全国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此外还有身为教授的四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此届论坛开中美双方儿童文学界高层次学术交流之先河，无疑是中美儿童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合编一套美国当代儿童文学丛书的计划，现在也结出《美国当代金质童书》这一成果。我想，以中美儿童文学专家共同选编这样的形式译介、出版美国当代童书，也应该是童书出版业的一项首创吧。

希望这套丛书给中国的孩子带来丰富的阅读乐趣！

朱自强

2013年3月27日

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前言

这一切将如何结束，我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如今，有人说我是某种奇才，洞悉某些秘密，才制订了这个天大的惊险计划。

都不是的。

这么说吧，前一分钟，十二岁的我还不知道去哪里凑足钱，好为我破旧的十速单车换个内胎。我身无分文，我父母也没什么钱。我妈是实验学校的老师，我爸是个发明家。有时候，他花很长时间才能想出个点子来，所以我们家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关于爸爸究竟在做什么的问题，我和妈妈已经学会不要问得太多，不然的话，我们准会成为他的试验对象。从现在被我们称为“声动门”的事件中，我和妈妈已经吸取了教训。爸爸发誓说妈妈的鼻子一如既往地可爱，我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可是每当我爸谈论起他将要进行的某个新发明时，妈妈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的鼻子。

然后，下一分钟，似乎我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意，还有自己的雇员，变成了富人。

我最好还是解释一下。

所有这一切，始于我十二岁生日的那天上午，确切地说，是上午九点钟，我姥姥送给我一台老旧的割草机的时候。

1

经济扩张原理

我姥姥是这么个人，不管事情多糟糕，她都认为一切会好起来的。就算头发着了火，她可能也会说：“嘿，至少我们有读书用的光啦。”

她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跟她相处，乐事、趣事总是不断。不过，奇怪又滑稽的是，有时候她脑子好像会短路。

你对她说：“您知道吗？我觉得，扬基队会再次赢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冠军。”

她会回答：“是啊，可是炖肉里放点胡萝卜调味也不



错呢！”

你以为她脑子里肯定有个螺丝松掉了，然后你记起来，上一次扬基队夺冠时，她的确做了炖肉，的确忘了放胡萝卜，那炖肉的味道尝起来怪怪的，她便归罪于扬基队（她从来都不喜欢扬基队）。她现在还是不喜欢扬基队。

“如果你等得足够久，一切就有道理了，”她说。

所以，在我十二岁生日这天，她开着她的丰田小货车来到我家，车上有一辆老旧的割草机。

“生日快乐！”她说，“这是你姥爷的，他以前总是用它割草，我想你会喜欢的。”

“割草机？”尽管我家住在所谓的中上流社区——明尼苏达的“伊甸草原”的边上，屋子却很小。这是四年前我父母买下的二手房，院子就像信封上的邮票那么大，草从来也没有长到需要割刈的地步。它们只是发点尖尖芽，然后就停止长高，静止不动，直到枯死，这样子一茬又一茬。





我和爸爸从车拖厢里抬下割草机。“割草机呀？”我瞅瞅姥姥，“谢谢您。”

“我们桥牌俱乐部星期四晚上有聚会，”她说又钻进驾驶室，“这可真不巧，你知道《犯罪现场调查》每周四晚上播吧？”然后，她驾车呼啸而去，我甚至来不及问她，哪里有等待“一切都有道理”的时间！

“瞧瞧，你现在有一辆割草机喽！”爸爸笑呵呵地说着，转身往屋里走，“我不知道这跟桥牌俱乐部有啥关系，不过肯定是有的。她是你妈的妈妈，没准你妈明白那是啥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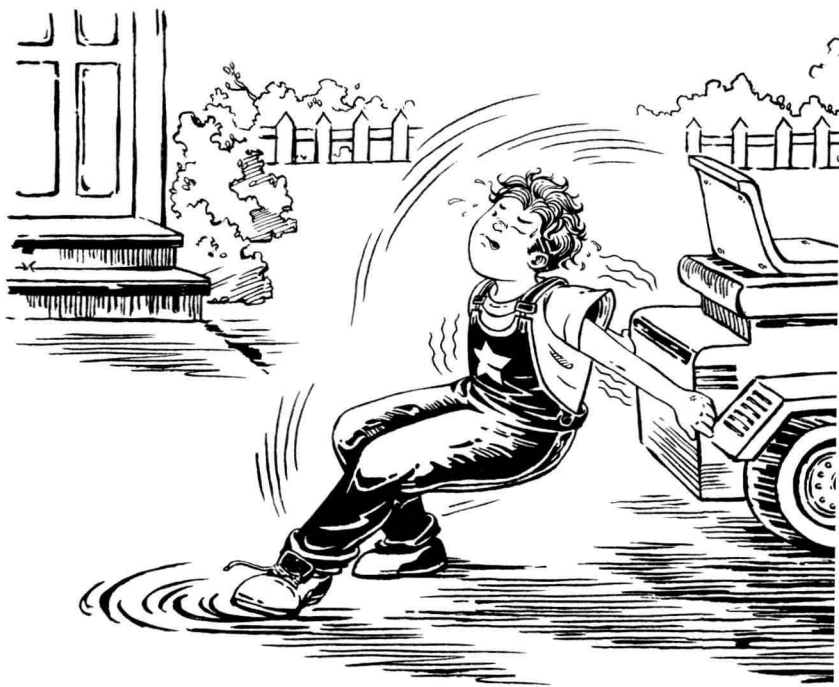
我瞅着这台割草机，它旧巴巴、矮矬矬、毫不起眼，看上去也就能割个两尺宽的区域，一点不像那些一眼就会让你爱上的新机器。机座是钢制的，不带坐垫，脚得跨过马达踏在两块脚踏板上，其中一块踏板是制动闸，另一块是离合器，要使劲把它踩下去才能启动割草机。两根操纵控制杆使这台机器怎么看怎么像台小小的推土机。总而言



之吧，说它是个玩具割草机似乎更合适。

说真的，十二岁的我其实跟发动机一类的机器没打过多少交道，就算是脏兮兮的自行车或者四轮脚踏车都没接触过，我根本就不熟悉机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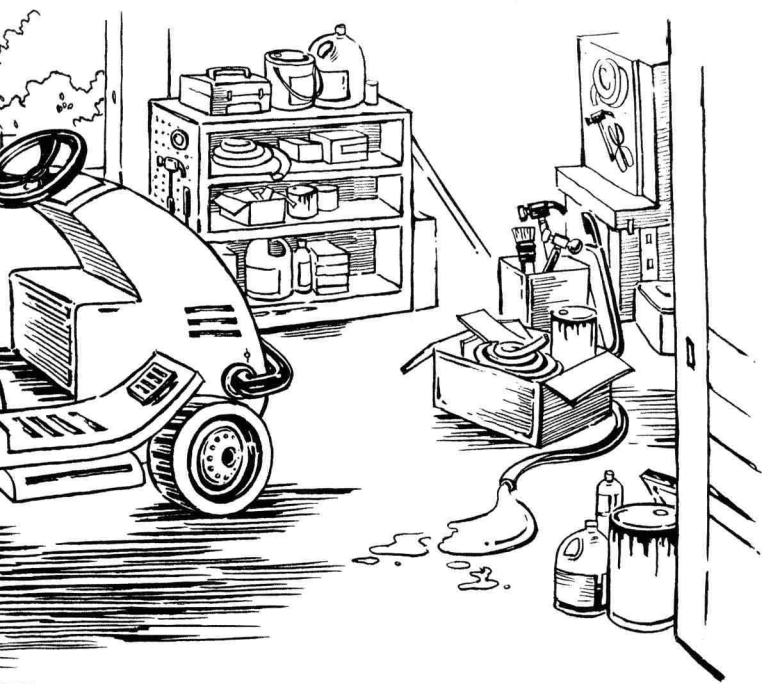
我的生日礼物“蹲”在那儿。我试着把它往车库里





推，可它却无动于衷。我转过来，背靠在它身上使劲推，甚至腿脚并用——我想这大概能起到杠杆的作用——都无济于事，它还是稳当当“蹲”在那儿。

于是我研究起它来。发动机的左边有一个小油罐，我拧开盖子一闻，没错，是汽油。油罐上方是两根操纵杆，



第一根上面画着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即使我并不擅长机械操作，也猜出那必定是油门，兔子意味着“加速”，乌龟意味着“减速”。另一根操纵杆上写着“开—关”，我推了一下“开”。

啥动静也没有。发动机正上方有根拉绳，管它呢！我猛拉一下，机身微微一震，发出啪的一声响，然后又归于沉寂。我继续拉，它这才犹犹豫豫地震动起来，并开始轰轰作响，我吓得往后一跳。没消音器哦。

我小时候，有一次求姥姥再给我一块饼干，她以她那不合常规思维的方式回答我说，我姥爷曾经是个修补匠，“他总是慢条斯理地做事，把东西拆了修修了拆的，要是他没东西可修，那一定是没有东西‘敢’坏掉啦”！

割草机响声震天，但还是纹丝不动，刀轮也不转。我低头站在那儿发愣。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它对我说起话来。





哦，也不是真的开口说话啦。我可不是那种神经兮兮、疯疯癫癫的人，至少我认为自己不是，也许现在我是。

不管怎么说吧，某种讯息从割草机里传出来，并通过空气钻进了我的大脑。那是一种温暖的，或者说是一种踏实的感觉，好像我就应该在这儿，割草机也应该在这儿，我们俩都应该如此。

好像它是一位老朋友。对的，对的，我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坐在一棵树下，互相说着话，聊着天，朗读着关于割草机的诗。

真是完全疯了！

可这种感觉就在那儿。

接下来，我发现自己坐在机座上，脚踏在踏板上。我把油门推到兔子的位置（它原来在乌龟那边），又把左踏板踩了下去。刀轮旋转起来。割草机欢快地往前一蹦，我开始修剪草坪啦！



嗯，说修剪土地更合适。我不是说了嘛，我家的草坪真的没多大。灰尘和干草渣子飞得到处都是，在我搞清楚如何操纵制动杆之前，我家的邮箱、妈妈种在前门台阶下的花儿，还有一小丛灌木，全都处在危险中。

不过，几分钟后，我就控制住了局势，开始剪割不多的小草。

前院的草坪没花我多长时间，但在我就要完工时，隔壁的一个邻居走近篱笆墙，他一边挥手驱散漫天的尘土，一边跟我打招呼。

我把油门推回乌龟档，熄了火，停在他面前。突然的安静让我觉得自己像聋了似的。从割草机上跳下来，我的耳朵嗡嗡响了一阵子，才听清他问我的话：“你修剪草坪？多少钱？”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